

山野泉林 吐故纳新

——读储劲松先生散文有感

程庆昌



《雪夜闲书》
储劲松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储劲松先生时时关注身边的世界，虔心与这个世界对话，始终保持内心的敬畏与通透，山野泉林、云泥苔草乃至浩浩气象、芸芸大千都在他的文字里层叠，都从他的笔端流淌而出，化作他内在的一股清溪蜿蜒。

他这样仰视峭拔的鹧落坪：“此地多白云，多芝草，多珍兽，多异禽，多螽斯豆娘金铃子，多若木扶桑，多肥遁之思林壑之致，人情美好如斯，民风朴野如斯，早晚雾气迷蒙山气沉着，疑是王乔赤松子之家，疑是倪瓒黄公望之画。”又说：“凤凰非醴泉不饮，非梧桐不止，非练实不食。凤凰非凡鸟也。鹧鸪也非凡鸟，非仙山不飞，非长天不击，非蓬莱之隙不栖。”

鹧落坪确乎是一片英雄的土地，当得起“鹧”的风骨，扛得起“鹧”的精神。这是他心中的一片圣土。想当年，红军依托鹧落坪，进退自如，领导穷苦大众武装革命，鲜艳的红旗照亮了远近山岭，老百姓的心中都有了美好的向往并为之奋斗不懈、不屈不挠……虽然岁月流转，时光重新，鹧落坪依旧给予作家信念和力量，给予生活在熟悉乡土上的人们信念和力量，鹧落坪延续的是红色的信仰和精神。

在世人的内心尤其是文化人的内心，梅花一直是某种不同寻常的存在。储劲松先生也爱梅花，而且爱得炽热和内敛。“清人金农说，老梅是明月前身。也许是当年读《二十四诗品》时太草草了，或者是当时年纪尚轻不懂得文章滋味，待到它们来到金农笔下，我在中年时再次遇见，方才觉得这四个字妙不可言，好比男子与心爱的女子初合欢。”好一个“明月前身”，有品相，更有意境，更多幽古与冷峭。原来红尘万丈、人情浮沉，也抵不过一轮老月与数点梅花！这是发自内心的流露。所谓真性情，就是我是我，我亦非我，有一片热心热情就足够！

储劲松先生对生命的状态、对生命过程里的呼吸吐纳，也有他的理解和思考，形成文字，就多了难以抵挡的冲击力，又会让人不得不冷静下来，细细品味其中的味道，细细回味这些看见的力，在身体里一点一点蜿蜒。读他的《呼吸》，时时停顿下来，想想自己，想想人生。

“父与子，也许是前世的兄弟，也

有可能是积世的仇敌”，父子兄弟，人伦大统，细细想，亦是还不完的人情债，道不清的血肉情。用“前世的兄弟”和“积世的仇敌”来描述“父与子”之间的微妙复杂，足见作家内心感悟至深，甚至有难以言说的微妙与痛楚。人到中年，无疑会重叠许多种角色，为人子，为人兄，为人弟，为人夫，为人父，不一而论，除此之外还会有重重社会身份，所有角色或身份的本源只有一个，这就要求要有足够的“内涵与外延”。这世间上演了形形色色的话剧，或温馨，或多情，或厉色，或冷漠，都不过平常事态的彰显，多少父子纠缠其间，难言对错，不知对错。所以作家的这种参悟或者说剖析解读，真是恰当不过，也如明晃晃的钢刀，直刺内心。

“成长就是一个呼吸之间。成长就是背起负担，就是渐渐离开。”简单的一呼一吸支撑起了生命本原，呼吸可以看成是生命存在的标志。每个个体的成长都离不开吐故纳新，只有不断的摒弃旧的束缚、旧的模式，才会有新的构想、新的成就。呼吸时刻都在，可以用时间来衡量，又不能完全以时间来衡量，一直在具体与意象之间。于所有人而言，成长跟呼吸一样重要，不可或缺。究竟什么是成长？究竟每个人怎样看待成长？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感受，作家真切感受到的成长就是“背起负担，渐渐离开”，有他自身的影子，也有他站在天底下的深情凝望。

呼吸本生命常态，透过常态，作家有刻骨的认知，这些认知源自他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解读，对生命现象的洞察和总结。

“风吹浮世，如狼夜行，悄无声息。从生到死，如待宵牵牛，如露也如电，如平平常常的一个呼吸。夫子答季路问事鬼神，云：‘未知生，焉知死。’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：未知死，焉知生。”古言“生死事大”，是因为生与死不能正常相互转换，生可以死但死不能复生。尽管有人说生命会转换形式存在，一旦转换了，就失却生命的本真，更谈不上“形”，所以令世人“谈死色变”。但是，偌大的世间又有谁躲得过去！什么是生什么是死？作家认为“从生到死如平平常常的一个呼吸”，看似浅白，实际上深得要旨，支撑肉体的这口气续不上了，还能剩下什么？如果支撑这个世界的一口气也续不上，即便八荒无极，又能剩下什么？

作家在《呼吸》中借平常的一呼一吸展开，正视成长、面对生死、探讨生命，由小见大，透过世事的表象，抵达生命的内核。生命有无数种存在形式，但是本质是一致的，这个本质就是真实，真实的存在，真实地从诞生到消亡，过程只不过是生命的修饰，无所谓长与短，也无所谓宏大与渺小。

储劲松先生的散文，饱含对山川风物的兴叹，也不少对生活的沉思、对生命种种状态乃至意识形态的思索，有隐逸之风，也多面世之豪放。山野林泉，皆成琳琅画卷，呼吸吐纳，又是斑斓文章，世言“天地皆文章，不拘毫末”，所言极是。

自然是心灵的镜像

胡艳丽

读傅菲的《深山已晚》，又有了听风、听雨、观星、赏月的兴致。

好多年，我似乎陷入了“失觉”的状态，“听不到”也“看不到”大自然的声音和颜色，所谓的流云飞瀑、花草呢喃、虫鸣鸟语，在诗里、在桃园、在远方、在云外天，唯独不在自己的生活中。自己的生活，是一程一程的追赶、一串一串的待办事项、一堆一堆的琐事。傅菲的散文集，是一本唤醒之书，书中那抹纯净、纯粹，正在唤醒我古老的听觉、视觉和嗅觉。

这本书是傅菲从城市潜入山林，将自己放逐于荣华山脉，以山野为家、以虫鱼鸟兽为伴、以花草树木为友，在山间写下的带着森林呼吸的散文集。

傅菲的散文，天然带着诗性，诗意就漾在笔尖，韵律偶得却又随处可见。书中，星星是亘古、是旅人、是夜的眸子、是游弋于天空的棋子；鸟是无际天海中的云，飞翔于波涛怒卷的云天之上，嬉戏于林间枝头，剪开冬雪，驮来春风；花草树木是大地的精灵，根径潜入地下，枝叶拨弄清风，亲吻云雨。风云雷电在傅菲笔下皆有性格，雷是战鼓，电是银鞭，而躲在雷电之后的是一位女神，戴着面具，在一朵荷花上舞蹈，一挥手天珠淋落，再挥手时空撕裂……她面具银白，如古老的铜镜，她腰身旋转，如凌波的水仙，她裙裾飘飞，烟雨迷离……

不为生计奔波的山中岁月、不惧孤清的手艺生活，是美妙奇幻的。若你愿躬身与泥土花草亲近，仰头与星月为友，山间就是你的仙境，处处皆是梦幻。浅溪孱弱，仍带来鱼的讯息，溪下的青石为溪流的年轮、岁月的年轮；树木百态，有生、有死，有的处于半生半死之间，一棵树有一棵树的世界，蝼蚁、鸟兽，皆以树为生，若树睡去，则又有蘑菇、苔藓、微生物，以树的死为生，如此，生生不息……

山中的自然循环，无一物为无用之物，无一物不遵循自己的宿命。

人居山林，以山为家。菜是自己种的、水是自己拎的、酒是自己酿的、院舍是自己一石一木建的，眼前层叠的花色是自己设计栽植的，房檐屋下不请自来的做窝筑巢的鸟是自己用心呵护的。而晚间，与山风朗月共酌的一壶茶，与山川大地共吟的一阙歌，更为作者的山居生活增添一抹隐士的色彩。傅菲是喜清静的。他一旦定居山野，便百愁全忘。在作者眼中，漫山遍野流淌的不仅仅是绿色，而是蓬勃的生机、四季的轮



《深山已晚》
傅菲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回、生命的歌谣。

他说“人世间，唯有星辰和星晨下的旷野，让人不会厌倦”，“明月是古老银河的一叶轻舟”，“云是天空无根的萍”。我喜欢那一生飘荡的云，一生自由，一生变幻，一生不开花也不结果，一生都在天空的怀抱里；我还喜欢那皎洁的月亮，半是清冷，半是深情，她或阴或晴，或圆或缺，迷醉了整个夜空，又飘向时光深处。

傅菲仰望星空，看到的是奔跑的星星，是如萤火一般的星星，是洒在心间的万点星辉。他听虫吟，是一声一声的禅唱，一波一波的乐鸣，一浪一浪的生命重奏。他看花开花落，云卷云舒，看四时、看生命、看来也看去，看生也看死，在这大自然中看得多了、悟得多了，人便也就通透了，文章中自然带着一股浓浓的禅意。“只有渴望喧嚣的人，才会孤单，享受自然的人，怎么会孤单呢？”山中岁月在清心寡欲的人心中是何等的曼妙？

“云像什么，我们便会想什么。云，是心灵绽放出来的花。云是浮萍，我们是微生物。”天地山川中，人是那么微不足道，但我们就是以这微不足道之身，去感受风雨、感受天地、感受万物，感知生，也感知死。于是，人便在这万物的枯荣循环中有了自身超越生理意义上的位置，有了观者、感者、怜者、惜者的视角，有了超然物外的自然之心。

大自然亘古多颜色，假如她在我们眼中、心中变成灰白、变成深暗，那只能说大自然的颜色是随我们心灵的颜色同步消退的，没有一颗柔软温润的心，即使是虹霓当空、夕阳晚照、群芳竞艳，我们也感知不到。若心丰盈，目光可以拥抱山宇，呼吸可以连接日月，纤纤素指可点亮亘古。天空、湖水，皆为心灵的镜像。

傅菲心上花开、笔上花开，吐出幽香禅意的文字，令人不忍释卷。漫漫山风吹来，花草清香缭绕，正是敞开心扉，听风听雨听山听水之时。

